

温暖寒冬的胡椒味

故乡四面环山,山脚累积的旱地如梯,层层叠叠。河水够不着,水稻安不了家,聪明的村民便在那里种上了耐旱的胡椒。特有的胡椒味漫过童年的每个寒冬,溜进我记忆的口袋里,被我时常翻出来细看。

胡椒是绿色藤本植物,长至二十厘米左右,绿茎便攀上直立石柱,螺旋而生。随着岁月日增,膨出的结节衍生无数气生根,纵横交织成网,把石柱牢牢抱住,扎了个稳当的家,开枝散叶。丰腴的圆柱状躯体,庇护着形状相似的果实,令其在树身的怀抱里,撒欢成长。

季候风从北方呼来,飘来辛辣的胡椒味,吹涨了藤蔓上的串串果实。密密杂杂的胡椒串,风吹色变,绿转橙,橙变红,红绿橙相间,犹如过年张灯结彩的灯笼,在村民的心间撒满欢喜。红果易落,为免采摘时损落过多,村民把采摘的时间钉在绿肥红瘦时。

冬季的太阳冷得不愿早起,然而父母却像得了蜜糖的小孩,异常兴奋,早早起来张罗采摘事宜。寻来木梯、凳子,觅来箩筐、菜篮,摆在扁担两端,父亲一担,母亲一担,添上屁颠屁颠的我,浩浩荡荡地出发了。倘若路途遥远,则备好午餐,用作中午对付两口。父亲说,等摘了胡椒,卖了钱,便在锅里加块肉。那平凡却诱惑十足的话语,把我脚下的路点活了,转瞬移到胡椒地。

被露珠洗涤过的胡椒果,仿如

精心打扮的新娘,干净亮丽,如珠耀眼。一阵微风吹过,窸窸窣窣,和着叶子翩翩起舞。父亲撑稳木梯,把菜篮往脖子上一挂,手脚并用爬上梯子,挑最难摘的树顶,开摘了。太阳斜靠在他的肩上,抚摸着那双不断张合的大手,拉长的影子落在我心里,又添几分高大的形象。母亲站在高凳上,轻轻探头进蓬松树内,小心摘着里头的果实,继而又挪出,捻着外面的果子。那双被辛劳吻过的厚茧手,顷刻间,让绿色的汁液染绿了。她说我灵活,随时可以趴下跳起,若他们的小菜篮满了,还可帮替着倒进箩筐,故树脚归我。这说辞我接受,但我晓得,他们只是怕我站得太高而摔了。

坐在矮凳上,掰开绿叶往里瞧,里面虬茎盘旋,曾娇嫩的绿茎已变成粗犷的褐茎,承载着众多枝丫营养的供给。那竭尽全力护家而赤褐的茎,映着父母那被岁月染成古铜色的脸,一样醉人。

摘胡椒是较轻松的农活,只需拇指与食指上下配合一拧,胡椒便从结节上轻松脱离。平常如陀螺般忙得停不下的村民,终究有了闲暇,各自坐在自家田头,一边劳作一边家长里短地闲扯起来。豪爽的大嗓门,银铃的笑声,裹挟胡椒脱离时微弱的咄咄声,一一回荡在山脚,凝结在时光网里。

摘好的胡椒需加工焯水,以便加快爽干。父亲用稻田泥新打了泥砖,再在侧门前的空地上,架起一个临时灶,供胡椒焯水专用。

■ 曾荣翠

傍晚的炊烟托起山丘,把太阳关在了山的另一边,冬夜便来了。用树干支起一盏灯泡,借着微弱灯光,焯水作坊便要启动。母亲在灶膛内生起熊熊烈火,赤红火焰,驱走了冬季冰冷的无情,裹上暖人的客气,投在父亲沟壑的脸上,溢出一脸快乐。镬里的水在火苗的追赶下滋滋冒泡,噗噗地欢跳着,冲破平静的水面,四处蹦跶着氧气。

“开春的学费有了。”父亲盯着胡椒笑道。

“过年的人情礼数终于够了。”母亲笑答。

微弱灯光里弥漫的烟火气,在笑声里一荡一荡的,画着独特的生活轨迹,在这寒冷的冬夜里写满生活的希望。胡椒的辣味更浓了,渗透每个角落。父亲额头上的汗珠不知是被话语吸引了,还是被辣味诱惑了,悄悄探出头,怯生生地,隐藏在发根里,贪婪着冬夜的温热。

焯过水的胡椒,与日月相对后,瘦了腰身,脆了木梗,脱成一粒粒自由自在的独立果。在娘家多晾晒一段时日后,便可漂洋过海,走进千家万户,开启它的精彩美食之旅。

胡椒有去腥解腻,增添食物鲜美的用途,故常作厨房调味料。若在汤里撒上一把,一碗汤下去,一团火自内向外蔓延,把寒冬燃尽,令人开胃进食,温中散寒。

每逢刺骨寒冬,我好那一口,轻抿细品中,总能闻到那缕隔着时空的胡椒味,跨过岁月,温暖着成年世界的不易。



冬天之美 黄诒高摄

诗三首

■ 黄德威

七绝·咏石龙山森林公园

石龙吐瑞别苍茫,隐翠烟峰探古凉。暮鼓晨钟声欲出,远山脉接是吾乡。

五绝·咏新光塔

文光照万秋,塔影倒江流。千载掀修建,新姿邀客游。

七绝·鼓楼春望

红墙映日耸云天,楼沐春风五百年。古郡石龙生紫气,鼓催盛世再争先。

诗二首

■ 叶进雄

七绝·小雪寄怀

琼英漫舞接祥光,梅影初含岁稔香。莫道冬深寒彻骨,心藏暖意即春阳。

七律·小雪日抒愿

玉沙簌簌覆庭苍,吉字纷如六出扬。立品修身无俗念,携壶种善有清芳。浮云过客心非远,往事轻尘梦未伤。但许平安耕岁月,静观来日韵方长。

八月十六的月光

八月十六的月亮,御舟而来。月亮是去年的、前年的,乃至童年那个你曾凝望过的八月十六的月亮;也是千年、万年前你不曾见过,千年、万年后你无缘再见的八月十六的月亮。然而你并未在意,直到昨夜,人们才将它奉为角色——一个被赋予想象、实则弱化的主角。它不过是个引子,人们借此搭建家人团聚的场景,演绎花好月圆的传说,而这浮华也悄然掩盖一些不愿细说的变故。

曲终人散,月亮依旧无喜无悲,如苦行僧般日夜前行,阴晴不定,圆缺有时。它似已悟道,又似本就无情,在自己缓慢老迈的同时,又默默地见证这人间沧桑,直至人类不再自诩为命运的编剧。

窗前桉树叶,如千万孩童的手指,在枝叶间颤动,迷乱了望月的眼。它们如此恣意,只因倚靠着父亲宽厚黝黑的身躯而有恃无恐。而父亲曾眼见它们从稚嫩的黄,变为活泼的淡青、忧郁的深绿,最终沦为失意的枯黄;又眼见它们疲乏挣扎,迷失打旋,绝望零落,眼见它们脱离自己的庇护,飘向残酷,却无能为力。

总想把沉甸甸的牵挂交付月光,又恐月光过于清浅,载不动人间的絮语。不如,拼尽余生之力,在自己命数的天幕上,淬炼出几星微光。如若成望,便可在——一呼一吸间,与月光同频,为那前行的叶子,在黑暗里亮起一星航标。

竹影轻摇,如画笔蘸墨擦捺出的竹叶,在桉树旁写满舒朗的“个”字。高挑的竹,是母亲吧。她始终

如一地爱着孩子,无论其多么顽劣叛逆。她那期盼的心随岁月一节一节拔高,即便倾尽所有,也要将孩子托举至齐天高处。

被枝叶剪碎的月光,零零星星洒落身上,杏花微雨般,若有若无。这雨太小,若能再酣畅一些,如笔刷,或可梳刷去黑夜的沉郁和焦虑,留白出满盈的月光。

这念想如星火,一路飘散,终在江边绽放。这里的月光很阔,阔得纯真而调皮,甚至把远山虚浮的轮廓咬出一个个豁口,如孩童抢食时在月饼上留下的齿痕。这阔,浩瀚贪婪,吞没幢幢楼影,欲将万家灯火暖黄的、幽蓝的温馨据为己有,以填满它高悬的寂寥。

皎月素面,似含清泪。那微芒时断时续,时隐时现,是眼角的迷蒙吗?抑或因思念远隔山海而断了线?——只须谨记,昨夜西窗下,烛花共剪,又说起远方的娘家,说起阿妈昨日那只焖熟的鸭。

月色如烟,袅袅出画中的良辰美景;两点一双的情侣在临水的游廊上走走停停,空蒙的月色把他们呢喃的私语浸得醇软甜腻。夜钓的孤客,成为这温情的背景,隔着栏杆的钓竿是他寻觅隐逸的花香小径。突突的机车炫耀着青春的赤橙黄绿,在岸边街灯下一晃而过,抢去了树、灯,甚至炫目广告灯箱的风头。月色成了一个容器,将他们都包住,任由他们在各自的天地独自欢畅。

玉砌雕栏,螭龙石板,临江列阵,作固守千年之势。缠绕的灯带,刺目的金光,是鱼鳞明光铠闪

■ 叶毅

烁的威仪,就凭这一脉千里的勇气,抵敌时光大军的漫卷。

感不到江风至,只有柳岸灯影落于水面,看到波纹起伏,才知晓凉风轻起。奇的是,左岸波纹细密跳跃,如鳞光闪烁的小鱼溯洄;右岸微浪如带横飘,缓缓溯游泛涌——这水纹里,可还漾着旧时光里,父子绕圈嬉戏的笑音?时光不可倒流,抬眼长望,逝者如斯夫的江流……

风稍驻,跳落水面的一颗颗灯影,被推至波峰时膨胀成高歌猛进的火把,跌落波谷时坍塌成黯然失色的流萤。这是蜉蝣扑翼追求的荣光吗?在与生命倒计时竞逐的同时,奋起作对抗宿命的抗争,即便弹指一生,也要繁华出五万四千个寻找光明的念头。

前念已逝,后念未构,此时唯有月色独耀。

她在哪里?是否也如江边人一般痴望?天涯共此时,青山难隔迢迢月华的目光,同举头时,定会在月中相遇。当倚桂相依,俯瞰大地,层峦叠嶂、楼阁参差,应叹世间繁华,如梦如烟,携手之人亦将鬓发成霜。

掬水月在手,欲将清辉携回家;卷衣光盈襟,盼把月色捎入室。却水漏指间,衣滑臂下,终难如愿。唯有摊开双掌将祈愿虔诚奉上,寄予明月,愿她照见家国的阡陌,也抚慰人间的别离。

就由他去吧。说不定某个深宵夜半,倦极的游子,会随月光推窗越牖归来,携一身淡白的疲惫,静静地,躺在那老日的竹躺椅上。

冬至·归序

■ 肖景文

每年的遇见,都藏着万般伏笔
时空攒了一整年的六角絮语
终究未化作霜雪封冻大地
暮冬的暖阳,是时节最软的手掌
漫过檐角时,携来梅香几缕
把春的念想,悄悄种进寒枝里

今日昼短,夜长漫过窗棂
却抵不过一锅羊肉汤的沸腾
白汽裹着暖意,漫遍大街小巷
寻常的日子,便在这烟火里
晕染成不寻常的模样

所有的遇见,都是宿命的归期
天已苍茫,风卷一地金黄
颤巍巍的枝头,踮着脚尖眺望
春阳就在前方,正穿过云层
把岁月的褶皱,轻轻熨烫

曾记冷雨霏霏,寒叶翻卷
薄雾缠松时,煮酒邀亲话当年
黄钟的余韵里,华发映着旧颜
心仍念着那年的风,那年的暖
岁月匆匆,如今襟袖笼风
只剩一笠翁,立在时光的渡口
看日行北转,等春归序章